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

冥十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憲宗純改元和順宗長子以北突厥承瓘

官爲統師者天下安寧咸謂中興之主

止方天帝降夢今興佛法帝不承命愛

冥十

服丹藥致性燥急後爲中官陳弘志弑

之壽四十三歲葬于景陵時有名賢柳

子厚韓退之元微之劉禹

錫白居易等在位十五年

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柰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

識安得知者是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四禪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是道邪衆皆杜口師又舉順帝問尸利禪師

大地衆生如何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師於元和十三年正月七日歸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云法師

寂壽七十四勅謚惠覺禪師見性之塔時
寒山子者不知其氏族鄉里隱於台州唐
興縣寒岩故父老以寒山子稱之爲人癯
野好冠樺皮冠著木屐裘衲縑縷狀若風
狂笑歌自若其所居近天台國清寺寺僧

寒

二

豐干者亦非常人也每自薪水力於杵曰
以給衆用與寒山子爲方外友先是豐干
行赤城道中聞兒啼草菜間視之見孩童
十餘歲問其出處初無言對心異之引歸
寺令掃除以其得之於野因名拾得既長

頭陀苦行精敏絕倫甚爲豐干寒山所器
與之偕遊三人者相得懽甚寺僧皆訝之
然中心疑而莫之省也拾得日常滌器異
有殘膩著以筒留餌寒山二子皆能詩或
時戲村保寓事感懷輒有詩以見意或書

石壁或樹葉間或酒肆中語皆超邁絕塵
雖古名流未能鬢鬚也自述云元非隱逸
士自號山林人在魯蒙白犢且愛暴躁中
道有巢許操耻爲堯舜臣獮猴羣帽子非
學辟風塵又曰欲得安居處寒山可長保

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班白人喃
喃誦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又曰
有身與無身是我復非我如此審思量迂
延倚岩坐足間青草生頂上紅塵墮以見
世間人靈床施酒果又曰玉堂掛珠簾中

寒

三

有嬪娟子顏貌勝神仙容華若桃李東家
春露含西舍秋風起更足三十年還如甘
蔗淳其句語若此者甚夥拾得嘗掌供獻
至食時對佛而食又於懷陳如像前訶斥
之曰小根敗種何爲者耶寺僧深怪之不

使直供又伽藍神粥飯多爲烏鳶所殘捨得杖擊神而鳶罵曰汝食猶不能護焉能護伽藍乎神徧夢寺僧曰捨得鞭我至旦互以語及一一皆同志是衆駭之豐干出雲遊貞元末閻丘胤出守台州欲之官俄

病頭風名醫莫差豐干偶至其家自謂善療此疾閻丘聞而見之干命水噀濡之須臾所苦頓除因是大喜甚加敬焉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有賢達者不曰有之然不可以世故求也寒山拾得師利普賢

示迹二子混于國清公若之官當就見不宜後也閻丘南來上事未久入寺訪豐干遺迹但見茆宇蕭條庵舍側復入寺謁二大士寺僧引至後厨閻丘拜謁二大士起走曰饒舌彌陀汝不識禮我何爲遽返

寒岩次日閻丘令遺贈寒山見使至罵曰賊賊遂隱入岩石捨得亦潛去後不知終丁亥荊州城東天皇道悟禪師協律郎符載撰碑其略云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

林寺初叅國一服勤五年大曆十一年隱于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叅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荆南城東有天皇寺頃因火廢僧靈鑑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時江

卒

四

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迎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愈加敬石頭之道貽盛于此師患背痛臨終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

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世曰惠真曰幽間
曰文貴實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也

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天王道悟禪師
入寂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荆南
節度使丘玄素撰碑云道悟諸官人姓崔

氏子五之後胤也年十五於長沙寺受戒
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三參
石頭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
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真南還謁馬祖祖曰
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

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
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反荆
州去郭不遠結草爲廬後因節使顧問左
右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
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修削覩茲發怒令

十二夏六十三嗣法一人曰崇信即龍潭
也○論曰

寂音尊者曰荊州天王寺道悟禪師如
傳燈所載則曰道悟得法於石頭所居
寺曰天皇婺州東陽人姓張氏年十四
出家依明州大德披剃年二十五杭州
竹林寺受具首謁徑山國一禪師服勤
五年大曆中抵鍾陵謁馬大師經二夏

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旆才歸乃見遍衙火
發內外洪燄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
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烟
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
不濕衣節使重申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

第五十

五

他應悟律沙人撰宗臘乃
日真乃德寺姓碑派三造
莫南入得禮崔文則十石
醉還長尸晏氏幾曰五頭
齋渴安羅翥即千道及元
處馬親謁律子言悟觀和
故大忠石師玉其嗣達丁
復師國頭出後略馬觀亥
還大師扣家胤曰祖頴四
諸悟三窟二也師引禪月
官於十二十年号唐師示
元言四年三十蕡丘所疾
和下與無詣五悟玄集壽
十祝侍所嵩於諸素五六
三日者契山長宮所

出藏出龍鴻濟海馬原兩
藥深雲潭仰玄海大思派
山琛門信宗故出師恩一
儀出偃信八號黃出出三
天清號得十臨藥入石南
皇涼雲德四濟運十頭嶽
悟益門山人宗大四遷讓
二號宗鑑內祐鴻員自讓
人法次鑑又下祐善兩出
悟眼玄得有出二知派馬
下宗沙雪天仰人識下大
得次備峯王山運內又師
惠石備存悟寐下有分一
真頭出存悟故出百五曰
真遷地下得號臨丈宗青

道夢濟悟宗孫潭素十年
原堂二其趣數南所二戊
集重宗下狀人出載臘成
傳校競注列于讓曰六四
燈五者曰馬後禪有十月
錄家可兼祖有師傳三初
三宗發稟之道碑法考示
十派一往嗣悟唐一其疾
卷序笑山六名聞人傳十
自云出今人主人崇正三
曹景林安首峯歸信如日
漢德間以曰答登住兩歸
下間錄雲江裴譏澧人寐
列兵○門陵相列州然壽
爲僧號臨道國法龍玄八

人圭明用德王天士者嬰
首峯白毅山道皇後亦其
曰答方活洞悟道於嘗鋒
江裴信不山塔悟達疑恐
陵相吾同同記塔觀之自
道國擇今出賛記頴云天
悟宗法以石以又禪道皇
其趣驗立頭徧討師悟處
下狀八符下示得處似或
注列不二因諸丘得有有
曰馬謬記甚方玄唐兩差
兼祖耳證垂曰素符人誤
稟之好之示吾所載無寐
從嗣音朗處嘗作所盡音
山六曰然作疑天撰居尊

下一門居位至託傳碑和
出宗中士立今人燈所二
箇教事張宗天據之載年
周理嘗公者下拾日生丁亥
金行曰及不四而非緣
剛果石呂能海得一出化
呵言頭夏畧以其一處叶
風說得鄉加傳差覩甚律
罵宛藥二究燈誤往詳郎
兩轉山君辨爲可計但符
雖且藥子惟據知尋道撰
佛天山每亟雖也不過原塔
不道曹議無利景宛採銘
敢悟洞宗書據德轉集二

悟故十三子江石曹雲得
者後言日玉陵頭洞岩幽
婆還其化之城下宗嚴間
東官云議嗣天矣傳得得
陽一馬大馬王緣燈洞文
人曰祖夫寺同却山貫
也江祝丘元道時枚价三
姓陵曰玄和悟道雲俗世
張城他素十者悟門便絕
氏東日撰二濟有法曹山唯
嗣天莫塔年官兩眼章是山
石皇難銘四人人兩藥頭寺
舊文月也一宗是山
元道處幾十崔曰歸爲得

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歎一矣
書梗繁以傳明達者庶知五家之正派如是而已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兄盡得先師真贊請贍禮師以兩手撥育開示之亮便禮拜師云莫禮莫禮亮云師

冥

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云汝禮先師真

亮

云因什麼教某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元和四年上問侍臣政之寬猛孰先宰相權德輿對曰唐家承隋苛雲以仁厚爲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即禁鞭背刑列聖所

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帝曰誠如公言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爲輔相寬和不爲察察名文章雅正贍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爲銘紀

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縉紳羽儀

德輿嘗著草木禪師宴坐記曰信州南嶽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州人析薪者遇之于野中其

形塊然與草木俱咨於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蹈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默之境一繩床而已萬有置然此身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有法諦觀十二緣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履其門闕皆獲趣入若非幹玄機於無際

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美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游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釐靡躉瑣蕩而不復至人則反靜於動復性於情天壽仁鄙之

真十

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梯禪耶建中二年予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爲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爲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携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爲楞嚴妙旨毘

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爲它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于石

庚
帝問國師澄觀曰華嚴所詮何謂法界奏曰法界者一切衆生之身心本體也從本

以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唯一真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内而理不可分非徹法之慧目離念之明智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

故世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全以真空簡情事理融攝周遍凝寂帝天縱聖明一聽玄談廓然自得於是勅有司

冥十

九

備禮鑄印遷國師統冠天下縗徒號僧統清涼國師

時禪者無著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大士至金剛窟前炷香作禮暝坐少頃聞有叱牛者著遽開眸見山翁野貌瓌異牽牛臨溪

而飲著起揖山翁曰爾來何爲曰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未著曰未也翁牽牛歸著蹣跚隨之俄入一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著升堂堂宇皆金壁所成翁踞床指綉墩命著坐

童子俄進玻璃盞貯物如酥酪揖與對飲著納其味頃覺心神卓朗翁曰近自何來著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未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

可再見即稽首童子足下願丐一言爲別童子隱身而歌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內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即真常著因駐錫五臺往往頻與文殊會語云師嘉禾語漢朱氏子七歲依本邑常樂寺今崇福寺

有詔移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入居上寺玄徒輻湊惲示衆曰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強習它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境所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

寒牛

十

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恠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無虧實相號柏岩姓謝晋亂誓服編褐權德輿作記餘如傳燈錄

居士龐蘊字道玄衡陽人世業儒貞元初謁石頭和尚玄言妙契一日石頭問子自見吾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一頌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狀石頭然之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於言下大悟自爾玄機妙句竦動諸方與丹霞最友善一日訪

百靈和尚路次相遇靈問昔日石頭得意句還曾舉向人麼士云曾舉來靈云舉向阿誰來士以手自指云龐公靈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居士不及士却問師得力句是誰知靈便戴笠子而去士云善爲道

路靈一去更不回首又訪則川和尚川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否士云猶得阿師重舉在川云情知久參事慚士云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川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士云龐公鮮健差勝阿師川云不是勝我

只是反箇幞頭士云恰與師相似川大笑而已因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川云不是老僧洎荅公話士云有問有荅蓋是尋常川乃摘茶不聽士云莫恠適來容易借問川不顧士云這無禮儀漢

待一一舉似明眼人在川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又訪松山和尚喫茶次士舉起橐子云人人盡有分因什麼道不得山云只爲人人有分所以道不得士云阿兄因什麼却道得山云不可無言也士云灼然灼

然山便喫茶士云阿兄喫茶何不揖客山
云誰士云龐公山云何須更揖後丹霞聞
之乃云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作亂一
上士聞之乃令傳語丹霞云何不會取未
舉索子時又訪齊峯和尚峯云俗人頻來

僧舍討什麼士回顧兩邊云誰恁麼道誰
恁麼道齊峯乃咄之士云卻在這裏峯云
莫是當陽道底士云背後底齊峯回首云
看看士云草賊大敗峯無語又訪石林和
尚林豎拂子云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士
奪卻拂子乃豎起拳林云正是丹霞機士
云與我不落看林云丹霞患啞龐公患聾
士云恰是又一日林云有箇借問居士莫
惜言句士云便請林云元來惜言句士云
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林乃掩耳士云

真十

三

作家作家一日丹霞訪居士見女子靈照
取菜次霞問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歛
手而立又問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去
時居襄陽靈照常隨製竹濂籬售之以供
朝夕居士將終命靈照視日及中即報靈

照遠報曰日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觀日
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端坐而逝居士
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居士更延七日襄
州牧子公枉駕候問居士談笑良久居士
顧謂公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好住世間猶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逝

辰壬
永州司馬柳宗元製南嶽彌陀和尚碑其
詞曰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
師南嶽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
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

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岩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此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槱以爲僕役而媒之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

冥十

十三

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丕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岩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施之餘則施與餓疾者不尸其功公始學

教肖焉乃從而學傳之天下由公之訓公爲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墓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一氣回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合蔽爲通始末

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人無迹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服庇草木蔽穹窿仰攀俯取食以充形游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趨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

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

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

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于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是歲永州修淨土院成司馬柳宗元爲之記曰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

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西方過十萬億國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毒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生彼國然後

真十

古

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顥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迹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暉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西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廩隅毀頓圖像崩墜會異上人告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析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

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泣餘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繒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

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法師智誓者悟解絕倫多所撰著然寂徒侶因棄講居衡嶽寺每覽所撰必一唱三歎以爲吾達解如此而不遇賞音偶一日

真十

主五

有着宿至借誓著述而閱之乃曰汝識至高頗符佛意今寡徒衆蓋闕人緣耳佛猶不能度無緣况初心者乎可辦食布施飛走卻後二十年當自有衆言訖恍然不見誓遂如其教鬻衣單易米炊之散郊外感

群鳥大集搏飯而去誓祝之曰食吾飯者願爲法侶後二十年誓往鄴城開講座下有衆千餘人果皆少年比丘

是歲道樹禪師卒師初參神秀禪師得旨結茅于壽州三峯山有野人服色素朴言

譚詭異或時化現佛菩薩聲聞天仙等形或放異光或出聲響天幻百端師之徒衆常爲驚怖皆莫能測如此凡十年方滅迹不見師告衆曰野人作無限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繇是遠近聞之靡不欽服所謂見惟不惟其惟自敗云

○
○ 吳元濟反
拒官軍
是歲正月百丈懷海禪師示寂春秋九十

有五師福州長樂人廿歲離塵三學該鍊屬馬祖闡化江西師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禪師同號入室時馬祖之門會學千百二大士爲角立焉及祖遷化師往新吳百丈山居未期月而玄學之徒四方輻湊師雖臘高凡作息必與衆同均嘗謂一日不作則一日不食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有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

十六

十六

相似名爲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一切聲色無有滯礙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總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

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徃來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干于懷箠食接命

補破禦寒兀兀如愚如聾相似稍有親令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即被解境風漂卻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爲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僧問如今受戒身心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答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問云何是心解

冥十

十七

脫答曰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無求爲是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苦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爲解脫無礙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爲便了有河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裏憚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手脚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用不著爲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變爲好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答曰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凡讀經看教皆須宛轉切就

乃召之大眾回首師云是什麼諸方目爲百丈下堂句

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名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名金剛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縱令誦得十二韋陀經只成增上慢卻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

看教若准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眼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言義句離一切^{差聲平}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患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一切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主握土爲金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山爲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每說法竟大眾下堂

化主即處於方丈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表佛祖的傳受當代爲尊也學衆無多少無高下並入僧堂依臘次安排設長連牀施櫈架掛搭道具卧必斜枕床唇以其坐禪既久畧偃息而已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惰或上或下不拘常准其閨院大眾朝參夕聚長老上堂陞座主事徒衆鴈立側聆主賓問酌激揚宗要齋粥二時隨衆均遍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寮舍每用主領一人營衆事令各司其局或有假號

竊形混于清衆并別置喧撓之事即組那
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或彼有所
犯即以柱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
由偏門而出以示恥辱焉其大要如此其
後叢林日盛當代宗師從而廣之今所謂

率

十九

禪苑清規者備矣

是年河東柳子厚製南嶽大明律師碑其
詞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
定慧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仁義者不可
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
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
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
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
五年十一月十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
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輿為

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
大者言曰師先因宦世家潭州為大族勲
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喪
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
洎偏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

以通經教而與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
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三年始
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年
師為之首乾元三年又命衡山立毘尼藏
詔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
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匝奉
杖屨為侍者數百剪鬚髮被教戒為學者
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
浩浩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
碑在塔東詞曰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

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窮
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尊
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洲徼音勿替祝融
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子厚復題其碑陰曰凡葬大浮圖無窯穴

三十

其於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
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
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
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
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

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
染勤以為請故未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
貴今主衡山戒法

南海經畧馬總以曹溪六祖未有謚請于
朝天子賜謚曰大鑑總乃命河東柳宗元

三十

王

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
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
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湊
涙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
故書之碑陰而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

撰賜謚碑其詞曰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
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於上詔謚
大鑑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
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
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

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勵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諱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

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為師達磨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鑑大鑑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

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會學去來常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耔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

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鑑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今乃始告天子得大鑑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

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鉞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而人畏無噐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鑑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達磨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鑑是臨勞勤專默

真十

壬二

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龐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唯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鑑咸獲於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

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
俾人逍遙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

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光于南
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
所被洎扶風公所屢咸戴天子天子休命

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

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宋紹興二年東坡居士過曹溪題曰釋迦
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
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首楞嚴則委曲

精盡勝妙獨出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
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
今而南華今無石刻長老重辨師儒釋兼
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頃述祖師者
多矣未有通亮典則如子厚者蓋推本其

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誦
之乃具石請予書其文

申丙 萬山隱峯禪師自衡嶽之五臺道由淮右
屬吳元濟阻兵蔡州違拒王命官軍與賊
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少解其患乃震

鏘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歎異鬪
心頓息以是官軍得成其功焉師姓鄧氏
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既具戒參馬祖
言下契有一日推車次祖展脚在路上師
曰請收足祖曰已展不收師曰已進不退
遂推車碾過祖脚損歸法堂執斧子曰適
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
頸就之祖乃置斧其後遍歷諸方所至輒
有奇詭反之以神異頗顯恐成惑衆乃入
臺山金剛窟前將示寐問於衆曰諸方遷

化坐去卧去吾皆見之還有立化者否衆曰有之師曰還有倒化者否衆曰未嘗有也師乃倒殖而化亭亭然其木亦皆順體衆為昇尸茶毘屹然不動遠近瞻禮歎異師有妹為尼時亦在彼乃附近而咄之曰

老兄平日惱亂諸方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乃以手推之憤然而踣於是閻維收舍利塔于五臺云

歸宗智常禪師目有重瞳遂用藥手按摩久而目皆俱赤世號拭眼歸宗江州刺史

李渤問曰教中謂湏彌納芥子渤則不疑芥子納湏彌莫是妄談否師云人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什麼處著渤俛首而已又問一大藏教明得什麼邊事師舉拳示

之云會麼渤云不會師云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渤云請師指示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師嘗示衆曰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空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只是依他作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為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能解僧云向者如何師云有向即乖僧云豈無方便令學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力

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頂蓋三下云還聞麼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趨下復一日上堂云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眾近前師云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云如何是觀

寒

十四

音行師乃彈指云諸人還聞否僧云聞師云一隊漢向這裏覓箇什麼以棒趨下大笑歸方丈師沒有賢者贊其像曰知見一何高拭眼避天位回觀洗耳人千古未為愧

寔

辛五

供奉吳元卿者敏悟絕人憲宗殊喜之一日在昭陽宮見群芳數榮賞玩徘徊倏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元卿猛省志脫塵俗帝一日游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臣幼不食葷志願從釋帝曰朕視卿若昆弟但富貴欲出人表者不違卿唯出家不可既浹旬而容見瘦頓帝憫而詔曰如卿願任選日遠近奏來元卿荷恩致謝尋得鄉報母患乞歸寧帝厚賜津遣元卿至家會韜光法

師勉之謁鳥窠禪師啓曰弟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為出家故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鳥窠曰今時為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元卿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真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為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孫許之流也元卿曰理雖如此然非本志倘蒙攝受則誓遵師教如是三請皆不諾韜光為勸請曰宮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攝受其誰能度之

鳥窠乃與披剃具戒法號會通晝夜精進誦大乘經習安般三昧忽一日因辭遊方鳥窠曰汝將何往曰會通為法出家以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悟玄旨時號布毛

侍者云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

庚子

三十六

音釋